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王永鎮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九

儀飾部三 相風 渾儀 刻漏

相風一

增周禮曰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注云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乖疏云風惟有八以當八卦八節云十二風者則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六月艮之風十二月巽之風八月故清明節

次云清明風立夏復云清明風是清明主三月復主四月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　漢天文志曰漢魏鮮候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豆成北方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風疾疫　原淮南子曰故終身隸於人譬若綄之走風也

注云綄音緩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　增北堂書鈔曰候風之羽楚人曰五兩　漢輿服志曰車輿有九斿雲罕皮軒闟戟鸞旗建華相風烏金根之名　原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

引　增唐儀衛志曰大駕鹵簿輿有相風行漏腰輿小輿五牛旗輿　宋儀衛志曰大駕鹵簿凡繡文相風烏輿以烏　又曰宋乾德儀仗有相風烏鉦鼓畫鼓鐘鼓樓行漏十二神輿　原宋書輿服志曰案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畢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愚謂戰國竝爭師旅數出懸烏之設務察氛祲疑是秦制矣

相風二

原王子年拾遺記曰帝與娥皇汎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芳茅為旍刻玉為鳩置於表端言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此遺像也　崔豹古今注曰司風烏夏禹所作

晉書曰廢帝初即位有野雉集於相風後為桓溫所廢

梁書曰長沙王懿孫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從韋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諸頌其文甚美帝深賞之　增開元遺事曰唐岐王宫中於竹林内懸碎玉片於簷間風揺為環珮聲謂

之占風鐸　又曰五王宮中各立長竿挂五色旌於竿頭四垂綴以金鈴有聲即往視之旌所向可知四方風候謂之相風旌

相風三

增玉片　金鈴俱詳相風二　垂鵉　集雉文獻通考曰相風烏輿上載長竿竿杪刻木為烏垂鵉毛第紅綬帶下承以小盤周以緋裙繡烏形　下詳相風二　占風鐸

相風旌俱詳相風二　原祥烏司飈　凌烏正候庾闡揚都賦曰雲虎之門雙竿內啟祥烏司飈丹墀竟陛　郭璞兩都賦曰矯凌烏以正候整豹尾於後屬

相風四

原驗吉凶先賢傳曰太僕寺丞高岱立一竹竿於前庭其上有樞機標以雞尾相風色以驗吉凶凡占事能知未來 察氛祲詳相風一 棲靈烏潘岳相風賦曰揉修竹於層城歷寒暑而靡凋踞神獸於下趾栖靈烏於上標 增駕駟四馬古樂府曰駟馬駕相風 知四時候詳相風二 遇千里風述征記曰長安臺上有相風烏或云此烏遇千里風乃動

相風五

增詩唐劉禹錫詩曰簇簇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驚五兩 又曰今日轉船頭金烏指西北煙

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

原賦晉傅玄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陰陽之運表以靈烏物象其類下憑地體安貞之德鎮以金虎元成其氣風雲之應龍虎是從觀妙之徵神明所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搆相風因象設形宛盤獸以為趾建修竿之亭亭體正直而無撓度徑挺而不傾棲神烏於竿首候祥風之来征　張華相風賦曰太史

候部有相風在西城上而作者弗為豈以其託處幽閒違衆特立無羽毛之飾而丹漆不為之容乎盖在先聖道濟生人擬議天地錯綜明神在璇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旁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准極循物致用器不假飾聊偫幹之迢迢凌高墉而峚植玄烏偏其增翥睇雲霄而矯翼嘉創制之窮理諒器淺而事深步元氣於尋木寄先識於玆禽既在高而想危又戒險而自箴雖迴易之無

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超無返而特存差偶景而爲鄰　潘岳相風賦曰混元怳其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終思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棲靈烏於帝庭似月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乎雲中廣漠興而習坎景風發而遡離閶闔揚而西指明庶起而東移　傅咸相風賦曰相風之賦蓋以富矣然辭義大同唯中書張令以太史相風獨無文飾故特賦之太僕寺丞武君賓樹

一竹於前庭其上頗有樞機插以雞毛於以占事知来與彼無異斯乃簡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風張氏之賦非其至者也籊籊竹竿在武之庭厥用自然旣脩且貞插羽其首丹漆弗營經之營之不日而成　陶侃相風賦曰乃有相風之為形也終日九征桀然特立不斜不傾擬雲閣以秀出睎峻嶺於層城直南端以基趾雙崇魏之嶢崢象建木於都廣邈不羣而獨榮材雖小而不巨何物鮮而功大眇翩翩以高翔象離鵾於雲際擢孤莖

而特挺若芙蓉於水裔若乃華蓋警乗奉引先驅豹飾在後歲㹏清路百僚允則彰我皇度　孫楚相風賦曰伊聖主之髙烈美治道之穆清兼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己以勞謙迄日昃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誡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烏據其巔羽族翩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

渾儀一

增說文曰渾者制器儀也　渾儀曰天如雞子地為中黃居於天內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日月星辰統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狀　賀道養渾天記曰昔記天體者有三渾儀莫知其始書以齊七政蓋渾體也二曰宣夜夏殷法也三曰周髀當是周髀之所造非周家之術也近世復有四術一曰方天興於王克二曰昕天起於姚信三曰窮天由於虞喜皆以臆斷浮說不足觀也惟渾天之事

徵驗不疑　王略略例曰據璿璣以觀天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　原春秋潛潭巴曰璇璣者轉舒天心玉衡者平氣立常也

渾儀二

增劉氏歷正問曰說云顓頊造渾儀黄帝為盖天皆以天象盖也　原益部耆舊傳曰漢洛下閎明曉天文於地中轉渾天以定時節　增後漢張衡傳曰張衡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之圓徑八尺盖合隆起形如酒罇

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八龍首各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製皆隐在罇中如有地震則罇動機發龍吐丸而蟾蜍銜之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動之所在曽一龍發機而地不動咸怪其無證數日驛至果地動隴西於是皆服其神妙

春秋文曜鈎曰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此則儀象之設其来逺矣暨漢太初洛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圓儀以考歴度後至和帝時賈逵又加黄道至順帝時

張衡又制渾象具内外規南北極黄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宫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星中出没與天相應又轉瑞輪蓂莢於階下隨月盈虛依歷開落其後陸績亦造渾象至吴時王蕃傳劉洪範象歷依其法而制渾儀　原晉陽秋曰吴葛衡字思真作渾天儀使居地中以璇轉之上應晷度　增晉天文志曰古言天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言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文多所違失

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蔡邕所謂周髀者即盖天之説也宣夜之書惟漢郗萌記先師相傳云　通鑑曰宋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梁書曰陶弘景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　又曰虞僧誕會稽餘姚人以

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僧誕立義以渾蓋為一焉　隋天文志曰運轉者為璣持平者為衡璇璣中而星未中為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為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為調調則風雨時　又曰耿詢見其故人高智寶以元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闇室中外候天時

合如符契　舊唐書曰貞觀七年李淳風造候儀成其制以銅為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鰲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名曰六合儀第二名三辰儀第三名四遊儀　又曰將軍李守忠奏三殿上所安置運天儀銅鼎上津流　唐天文志曰玄宗詔一行與梁令瓚等更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銅鐵漸澀藏集賢院　通鑑曰張說鑄銅為儀圓以象天具列宿赤道周

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别立二周輅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木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刻撞鐘機械皆藏櫃中　宋會要曰張思訓所作渾儀起為樓閣之狀數層高丈餘以木偶人為七直神揺鈴撞鐘擊鼓及十二神自持時牌循環而出并著日月星象

皆須仰視其機轉之用俱隱樓中觀其著作頗有開元遺象　小學紺珠曰宋四渾儀至道儀在刻漏所皇祐儀在天文院熙寧儀在太史局元祐儀在合臺　又曰至道元年韓顯符渾儀九事曰天經雙規游規直舉規管平準輪赤道環黄道環龍柱水臬　續文獻通考曰宋理宗端平三年七月詔出封樁庫千緡下秘書省修渾儀刻漏從太史局之請也　又曰元興定鼎於燕其初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太史郭守敬

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精妙卓見絶識盖
有古人所未及者　又曰世祖至元四年扎瑪里鼎造
西域儀象名察克鄂多哈喇齊漢言渾天儀也其制以銅為
之平設單環刻周天度畫十二辰位以準地面側立雙
環而結於平環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内第二雙
環亦刻周天度而參差相交以結於側雙環去地平三
十六度以為南北極可以旋轉以象天運為日行之道
内第三第四環皆結於第二環又去南北極二十四度

亦可以運轉凡可運三環各對綴銅方釘皆有竅以代衡簫之仰窺焉　元名臣事畧曰太史郭公守敬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列圖爽塏以木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窺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

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髙景虚罔象非真作景符儀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儀歴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圭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盖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

上諸儀互相參考　增元文類曰舊儀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郭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内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表公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横梁每至日中以竅夾測

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殊　草木子曰元立簡儀為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開一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前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影短尺寸易以差元立四丈之表於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故表長而晷影長尺寸縱有毫杪之差則少矣璣璣儀鏤星象於其體就腹中仰以覰之此出色目人之制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丙子鑄渾天儀成　又曰英宗

正統四年己未造渾天璇璣玉衡簡儀十一年丙寅令
簡儀九道圭表壺漏并準南京作晷影堂以便窺測調
品　又曰景泰六年乙亥造簡儀銅壺　明孝宗實錄
曰先是欽天監監正吴昊請改造觀象臺原製渾儀及
修改簡儀禮部請令監正張紳議之紳謂原製渾儀時
未經校勘黄赤二道相交於圭軫不合今之四正陽經
故南北圓軸不合兩極出入地度陰緯而東西闚管又
不與太陽出没相當是以推驗無準從前不用簡儀雖

用以測驗然當時鑄造雲柱頗短小亦稍不合天樞故
推測經星去極亦有差謬令改造渾儀宜以赤黃二道
改交於壁軫則與今之四正陽經相合而圓軸闗管亦
無不相合相當者簡儀雲柱則比舊少加高大足矣禮
部復請令紳等呈本樣樣成禮部請如昊等所奏從之
春明夢餘錄曰觀象臺在城東南隅臺上有渾天儀
鑄銅為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又有簡儀狀相似而
省十之七止周圍數道而已玉衡亦以銅為之如尺而

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闚以候中星又有銅毬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正統御製銘　野獲編曰京師巽隅逼城觀象臺之巔有渾天儀予按此必故元舊物按宋沈括云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韓顯符所造依劉曜時孔挺晁宗解蘭之法天文院渾儀皇祐中舒易簡所造用唐梁令瓚僧一行法至熙寧括監太史局受詔改造渾儀置之天文院而移天文院舊銅儀於朝服法物庫蓋宋世渾

儀有三金人入汴諸法物俱北去此固蒙古得之完顏者耳至正統而重修則有之且銘有昔作今述之句知非剏矣

渾儀三

增鳥篆 龍丸 後漢書曰張衡造候風地動儀形如酒罇飾以篆文及山龜鳥獸之狀下詳渾儀二 蟾口 鰲足 俱詳渾儀二 三家 四術 俱詳渾儀一

原齊七政 察三光 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曰璿美珠璣機也以璿飾機所以象天體之轉運衡橫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機而齊七政之運行七政日月五星也 王蕃渾天說

曰渾儀以察三光分宿度以著天體以步星辰案斯二者以考於天蓋詳審矣 正天文 定靈軌尚書大傳曰璣衡者璣為轉運衡為横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 漢張衡賦曰將步天路用定靈軌 增擊鐘鼓 起樓閣俱詳渾儀二 原常在候臺 歸之天府王蕃渾天説曰遭周秦之亂器物斷毀渾儀常在候臺是以不廢 起居注相國表曰近於長安獲張衡所作渾儀玉圭歷代寶器久沉寇賊謹奉陛下歸之天府

渾儀四

原玉儀尚書考靈曜曰玉儀之制昏明主時注曰玉為渾儀故曰玉儀昏明主時謂晝夜刻漏

璿衡風土記曰璿衡即今之渾儀也古者以玉為之轉運者為衡馬融說馬融渾天說曰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子雲好桓子新論曰揚子雲好天文問洛下閎以渾天之說閎曰我少作其事不曉達其意到今年七十始知其理增鐵儀銘魏鐵儀銘曰爰造茲器考正星度義堂頌唐僧一行起義堂頌曰隋遷寶鼎唐在璣衡原義和舊器王蕃渾天說曰渾儀羲和舊器歷代相傳謂之璇璣升椎重寶孝經援神契曰折其玉升失其金椎注云玉升金椎渾儀之重寶也

渾儀五

增詩元揭傒斯題宋沈存中所鑄銅儀詩曰法象坤儀

重来從汴水遷飛龍纏四極黄道界中天望絶秋毫永循環太古前荒臺明月夜應有淚潺湲

增賦唐周渭齊七政賦曰天之垂象兮無臭無聲君之立德兮赫赫明明將同符而合矩在璿璣與玉衡故運彼四時寒燠隨其建指齊其七政有道感於無情故使黎民於變萬物由庚神不秘其福地不愛其禎原其天斯覆兮地斯載播羣芳而作主日陽德兮月陰靈俾五星而為輔諒無私於燭照或任晦於煙雨國風可仰守

官方贊於羲和人力不侔杖策已疲於夸父夫能文者
政乃不乏亦寰瀛之大法運天者道在於乾占日月之
初躔既推歷以生律亦鈎深而索元徒觀其如璧之合
如珠之聯甲子不迷符太初之朔旦精意以享同肆類
於昊天七政匪差萬邦攸共採石氏之經聽疇人之頌
遠而望也粲粲映非雲之雲黙而識之昭昭為非用之
用歲在木而循度鎮居中而不攜熒惑無犯於奮若太
白莫陵於攝提將不盈而不縮豈乍高而乍低故我后

所以引唐堯而作式指虞舜而思齊動於天兮德有一麗於天兮曜有七四海以之升平千箱以之充實豈比見暈珥適背之狀語怪變雲氣之質非訓俗以齊人徒靡時而亂日客有從筆硯而未達懷忠信而待命望蒔蓂於朝階知如春之聖政切眛談天之辨庶俾觀象之詠

楊烱渾天賦曰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俾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方如棊

咼天則圓似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短而多暑影長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闢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文變化形矣部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而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以氣浮之以水生之育之長之畜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

之天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
而威騐之以衡軸考之以樞機三十五官有羣生之繫
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畿中衡外衡每不名而自至
黄道赤道亦殊塗而同歸表裏見伏聖人於是乎發揮
分至啟閉聖人於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極
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攜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
星環拱天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勾陳有四輔之
上相有三公之近臣華蓋巖巖俯臨於帝座離宫奕奕

旁絶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啟閶闔之重闉文昌拜於
大將天理囚於貴人泰階平而君臣穆招揺指而天下
春東宫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為傲客房為駟馬天
王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兩曜之所廵行
陰間陽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宫掌於蓄息太子承於家
社宗人宗正内外敦叙於家邦市樓市垣貨殖畢陳於
天下北宫則靈龜潛匿螣蛇伏藏匏瓜宛然而獨處織
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而徜徉聞雷霆

之隱隱聽枹鼓之硠硠南斗主爵禄東辟主文章須女主布帛牽牛主關梁羽林之軍所以除暴亂壘壁之陣所以備非常西宫則天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為封豕參為白虎胃為天倉婁為衆聚旄頭之北宰制其邊陲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大陵積尸之肅殺參旗九斿之部伍樵蘇之地出入於園苑萬億之資填積於倉庾南宫則黄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帝之坐三光之庭傷成於鉞誅成於質福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曹大夫

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顧軍市
曉而雞鳴三川之郊鶉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
精南河象闕於是乎增峻左轄邊荒於是乎自寧乃有
金之散氣水之精液法清渭之横橋像昆明之刻石歲
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潮汐織女之室漢家之使可尋
飲牛之津海畔之人易覩日也者衆陽之長人君之尊
天雞曉唱靈烏晝踆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崑崙太
平太蒙所以司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寒温龍山銜燭

不能議其光景夸父弃策無以方其駿奔月也者羣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洽重暈亙而邊風駛裁盈蚌蛤則虜騎先侵適闘麒麟則晴虎潛值五星者木為重華火為熒惑鎮居戊己斯為土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比參右肩之黄如奎大星之黑五材以之致用七政於焉不忒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赤角犯我城黄角天之爭五星同色天下偃兵趨前舍為贏退後舍為縮贏則

侯王不寧縮則軍旅不復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憂歲鎮居之而有福觀衆星之部署歷七曜之驅馳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之賾所以象其宜然後播之以風雨成之以霜霰或吐霧而蒸雲或擊雷而奔電一旬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遍白日為之晝昏恒星為之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朗黃雲晝扶握天鏡授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之休符至如怪雲袚氣冬雷夏雪日暈長虹星芒

伏鼇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曰懼之以災此昏主亂君之妖孽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唐之分叔仲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視日吳範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靈心不測神理難詮曰何為兮右轉天何為兮左旋盤古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神兮造山川螾何細兮師曠清耳而不聞離婁拭目而不見鵬何壯兮摶扶摇而翔九

萬運海水而擊三千龜與蛇兮異其短長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小大之年鐘何鳴而應霜氣劒何仗兮上星躔列子何方御風而有待師門何術驗火而登仙魯陽麾戈兮轉於西日陶侃折翼兮登於上玄女何怨兮為精衛帝何耻兮為杜鵑爭疆理者有零陵之石聞弦歌者有蓋山之泉若怪神之不語夫何述於此篇以天乙之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顔回之仁也居在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於執鞭馮唐

入於郎署也兩君而未識揚雄在於天祿也三代而不遷桓譚思周於圖讖忽然不樂張衡術窮於天地退而歸田我無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李光朝新渾儀賦曰國之神器名之渾儀法天之象知天之為雖考古以作則亦維新而成規琢璿為衡範金為蓋其狀則小其用則大南極北極正其端隅上規下矩正其內外繚繞黄道環迴紫宫斗居其北日起其東别度數於分寸之内點星象於毫釐之中處動而能静妙同

乎造化之意寂無以為有用擬於陰陽之功有象必見惟幽是通乃知近能則遠合下正則上同因之以言寶歷遂乃授乎人時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違之則失信之無欺聖也智也念茲在茲四時以之咸序萬物以之攸理弦望之候不僭寒暑之期可紀測天地之否泰知陰陽之終始述作固稱於帝王司存乃歸於太史猗此成器為國之寶通幽洞微贊我皇道　又曰夫象之大者曰天地理之廣者曰陰陽分八極懸三光不

言而化有形而彰雖羲氏代掌初聞乎欽若而疇人離散羲亂其紀綱魏滅晉绍易齊為梁莫革其弊有失其方將以事極則反否泰何常故渾儀之制而新之我皇則天工協謀皃氏畢至煽洪爐以效役鎔珍金以為器管之應一十二律罔極為期天之列二十八宿各分爾位然仰觀俯察以參以稽森羅乎象緯窮極乎端倪視朔於初時必書於雲物履端於始歲如得乎攝提候月既殊於蓂草測景方異乎土圭佯漢歷之累黍不失同

舜年之風雨不迷且如人之常性也重更改貴因循罔知失善是與謀新更苟有利何憚釐革循苟有失何必相因故天垂象聖人以審度歷乖次聖人以創陳亦將利物安下適時補政齊上方之斗極為來代之龜鏡其意既美於斯為盛恐貽誚於不談故形之乎賦詠

增說後漢張衡渾儀說曰赤道横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黄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

度亦強也然則黄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歴景去極之法以為率也上頭横行第一行者黄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盡赤道黄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試椽之為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

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為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篋㧾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篋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篋之半際夕多黄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黄道為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黄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黄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横行與赤道且等故以篋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

氣今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今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於差三之時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强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黄道稍斜於横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黄道始起更斜矣於横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

之後稍遠而直故横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横行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横行稍進矣而度猶云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重廣黄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為强耳故於黄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歴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强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强

最近時也而此歷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强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

原表宋顔延之上渾天銅儀表曰大軍在路肆觀奇秘歷代異寶旋及王府

增議宋沈括渾儀議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劘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鋭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别之謂之

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月行則疾會而均别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别之曰黄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謂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摶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爲難知也自漢以前爲歷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爲歷作爲歷者

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僧一行改步大衍歴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為多臣嘗歴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黄道其詳皆不存於書其後張衡為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盖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為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為一度而患星辰稠概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

為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黄赤道焉續説以天形如鳥卵小椭而黄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横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榦以法二極其中乃為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鼂崇斛蘭皆嘗為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焉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横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

舊法而皆不言有黄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别為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内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黄赤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為天樞中為游筩可以升降游轉别為月道旁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而一行以為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為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

渾天儀於司天監多因斛蘭晶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於天文院始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輯古今之説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説以謂今中國於地為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為東而日之所入者為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

浚儀大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庯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黄帝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於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為北也常以天中為北則葢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為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輙差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

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没則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説也臣以爲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眛幾千萬里之外耶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

所及者裁以為法不足以為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為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尺彼亦移尺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

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卹也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黄道六度而稍却復交則出於黄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於黄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為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竒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黄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

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専以歴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為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令兩端既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揺則

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為天中自祖亘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内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為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出乍入令瓚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亘窺考猶為未審今當為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極裏周常見不隱天

體方正其六合璣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紘然紘正平而黄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迤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游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璣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為是然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旁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黄赤道與紘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

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黄道及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瓚之術其法本於䆠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縟而頗爲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黄赤道度再運遊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歷每日去極度筭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黄道此定黄道而

變宿但可賦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爲略也其八令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輙變今當省去月道徙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爲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於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兩旁以便參察

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黄道歳易而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黄道之度與赤道之度相偶者也黄道徙而東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黄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黄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别加鑽孔尤為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為地紘所伏今

當從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
以紘際為法自當黙與天合

增論宋何承天論王蕃渾天體曰詳尋前説因觀渾儀
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員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
暘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之
魚化而為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
也四方皆水為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發
源皆自山出由高趨下歸於注海日為陽精光耀炎熾

一夜入水所經燋竭百川歸注足於補復故旱不爲減浸不爲益徑天之數蓋說近之　又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彊即天經也黄道衺帶赤道春分交於奎七度秋分交於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彊夏至井十六度半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彊則居天四維之中最高處也即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　宋闕名氏渾天辨疑

論曰前代之論天體者曰如彈丸曰如雞子曰如倚蓋曰如蟻磨要之皆不外夫渾天之制夫渾天者狀如彈丸是也所謂如雞子者謂天包地外如雞子之白地居天內如雞子之黄此蓋論天包乎地內外周密之意耳言不盡意故以雞子為喻特取其內外之相包未嘗言天之體形如雞子之長也如倚蓋者謂天之中央在人之北形如倚蓋然此乃論北極所在為天之中云耳言不盡意故以倚蓋為喻特取夫列宿之拱極如蓋之張

列於旁而湊其中耳未嘗言天如倚蓋之形北狭而南廣有北而無南也如蟻磨者謂天道西行而最速七政東行而最遲天運如磨七政如蟻七政東行以其行遲故天帶之而西沒此論七政與天相運之意耳言不盡意故喻以蟻還磨焉蓋取其運行遲速之相若固未嘗言天體如磨之平旋自東而南自西而北也渾天之制狀如彈丸以言其内外之包則兼取乎雞子以言其天中所在則兼取乎倚蓋以言其七政與天相運而有遲

速則又兼取乎蟻磨如此而論可謂之詳且備矣

刻漏一

原說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　增玉海曰黄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　又曰堯分命羲仲令居治東方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昬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　原周官曰挈壺氏掌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

之而沃之鄭玄注曰冬水凍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 又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㰚懸壺以為漏也以次序更聚擊㰚備守以警夜 增詩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漢書前歴志曰公孫卿奏議造漢歴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 漢禮儀志曰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 後漢律歴志曰和帝永平十四年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至差二刻半不如夏歴密乃詔用夏歴漏

刻隨日南北為長短　原邯鄲五經析疑曰漢制又以先冬至三日晝冬至後三日晝漏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晝夏至後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　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宫門之外衛士擊刁斗以傳五夜皇城之内衛士周廬擊木柝讙呼備水火按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宋元嘉起居注曰以日出入定晝夜冬至晝四十刻夏至夜亦宜四十刻夏至晝六十刻冬至夜亦宜六十刻春秋分晝夜各五

十刻今減夜限日出前日入後昬明際各二刻半以益晝夏至晝六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二分晝五十五刻而已　增宋志曰元嘉二十五年何承天奏今既改用元嘉歷漏刻與先不同宜應改革按景初歷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惟先法不精亦各傳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前後無復差異更增損舊刻參以晷影刪定為經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

郎將考驗施用從之　原梁漏刻經曰漏刻之作蓋肇於軒轅之日宣乎夏商之代又云至冬至晝漏四十五刻冬至之後日長九日加一刻以至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夏至之後日短九日減一刻或秦之遺法漢代施用

增通典曰梁天監六年以舊漏乖舛勅員外郎祖常制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焉　隋天文志曰刻漏者測天地正儀象之本也陳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牛史造漏依古百刻為法周齊因循魏漏晉宋梁大

同竝以百刻分於晝夜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馬顯祖晒
所造漏經至開皇十四年鄜州司馬袁充上晷影漏刻
以景平儀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
水之節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時正前後刻亦不同其二
至二分用箭辰刻之法令列之袁充素不曉渾天黄道
去極之數其於施用未為精密十七年張胄元用後魏
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正當中何
承天所測頗同仁壽四年劉焯上皇極歷胄元及焯漏

刻竝不施行然其法制著在歷術最為詳密大業初耿詢作古欹器以漏水注之獻於煬帝善之　唐車服志曰太極殿前刻漏所亦以左契給之右以授承天門監門晝夜勘合然後鳴鼓　唐歷制曰大衍歷五曰步軌漏術陟降率漏刻冬至降七十八二十七刻二百三十分至大雪陟七十八二十七刻百三十五分陟降不等皆以三日為限各置初日陟降率依限次損益之二至各於其地下水漏以定當處晝夜刻數乃相減為冬夏

至差刻半之以加減二至晝夜刻數為定春秋分初日晝夜刻數乃置每氣消息定數　宋會要曰漏刻之法有水秤以木為衡衡上刻疏之曰天河其廣長容水箭箭有四以木為之長三尺有五寸著時刻更點納於天河中晝夜更用之　又曰天聖八年燕肅上蓮花漏法其制琢石為四分之壺剡木為四分之箭以測十二辰二十四氣四隅十干洎百刻分布晝夜成四十八箭其箭一氣一易二十四氣各有晝夜故四十八箭又為水

匱置銅渴烏引水下注銅荷中捶石壺旁銅荷承水自荷茄中溜瀉入壺壺上當中為金蓮華覆之華心有竅容箭下捶箭首與蓮心平渴烏漏下水入壺一分浮箭上湧一分至於登刻盈時皆如之　續文獻通考曰元燈漏之制高丈有七尺架以金為之其曲梁之上中設雲珠左日右月雲珠之下復懸一珠梁之兩端飾以龍首張吻轉目可以審平水之緩急中梁之上有戲珠龍二隨珠俛仰又可以察準水之均調凡此皆非徒設也

燈毬雜以金寶為之內分四層上環布四神旋當日月參辰之所在左轉日一週次為龍虎鳥龜之象各居其方依刻跳躍鐃鳴以應於內又次週分百刻上列十二神各執時牌至其時四門通報又一人當門內常以手指其刻數下四隅鐘鼓鉦鐃各一人一刻鳴鐘二刻鼓三鉦四鐃初正皆如是其機發隱於櫃中以水激之

刻漏二

增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常飲酎以八月九月中禾稼盛

熟夜徼行漏下水十刻乃出　原後漢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為夜左為晝　殷夔漏刻法曰為器三重圓皆徑尺差立於方輿踟蹰之上漏水皆於器下為金龍口吐水轉注入踟蹰經緯之中流於衡渠之下蓋上鑄金人為司辰具衣冠以兩手執箭　東觀漢記曰樊楚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　吳録曰吳範善占候知風氣闗羽將降孫權問範範曰期明日中權

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外稱萬歲傳言得羽矣　增蕭子雲東宮雜記曰梁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内史王舒所獻漏也　齊書曰武帝時内宫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宫人聞鐘聲早起粧飾　後魏書曰自魏初大將行兵長孫嵩拒宋武奚斤征河南俱給刻漏　隋書曰隋文帝每雞人

伺漏傳籖於殿中者令投籖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　又曰隋煬帝造馬上刻漏以從行辨時刻揆日晷　又曰耿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古欹器帝善之　又曰宇文愷作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於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晨　唐書曰拂菻國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又為一金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時日毫釐無失　又曰德宗延

英殿名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韋渠牟每奏事輙五六刻乃罷　又曰憲宗延英議論漏下率五六刻方退　唐國史補曰越僧僧徹得蓮花漏於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水盆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為行道之節　高僧傳曰釋慧要尤長巧思山中無刻漏乃於泉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　元文類曰郭守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

漏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

刻漏三

原權器　衡渠李蘭漏刻法曰以器貯水以銅為渴烏狀如鉤曲以引器中水於銀龍口中吐入權器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時經一刻下詳刻漏二　流珠　把箭李蘭刻漏法曰以玉壺玉管流珠馬上奔馳行漏流珠水銀別名　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司辰　典刻殷夔漏刻法曰自午至子亦五十刻壺口上有蓋其中水浮載箭出於蓋上鑄金人為司辰　桓譚新論曰余為郎典刻漏燥濕寒温旋轉異度有昏明晝夜參以晷景　銅史　金徒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元十二年有司奏儲宫初建未有漏刻宜參詳永安宫銅漏刻置漏

刺史　張衡漏水制曰鑄金仙人居左壺為金胥徒居右壺

三鼓　一鐘　衛宏漢舊儀曰立夏立秋晝六十二刻夏至晝六十五刻夜漏不盡五刻擊五鼓夜漏不盡三刻擊三鼓　酈道元水經注曰洛陽金墉城東門曰含春門北有退門城上四面列觀五十步睥睨居室置一鐘以和漏鼓也

增傳

點　報程　唐李義山詩曰玉壺傳點咽銅龍　唐詩鄭籤報水程鄭籤即漏籤也舟中所用以分時者

滴花　催曉　唐溫庭筠詩曰丁丁暖漏滴花叢　唐杜甫詩曰五夜漏聲催曉箭

四分箭　五斗瓶　上詳刻漏二　宋蘇東坡徐州蓮花漏記曰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混淪旁薄于八十三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三尺之箭五斗之瓶

女史星　挈壺氏　天文要集曰女史一星在柱下西北女史轉漏動靜　下詳刻漏一

仙叟秉矢　玉女

捧籌 漢王褒洛都賦曰挈壺司刻漏樽瀉流仙叟秉矢隨水沉浮指日命分應則唱籌 續資治通鑑曰元至正中順帝自制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

金狄守更　瓊籤報曙 唐李商隱詩曰玉童收夜鑰金狄守更籌 唐溫庭筠詩曰唯恐瓊籤報天曙

盧山蓮花　泉水芙蓉 俱詳刻漏二

刻漏四

增玉虬　金龍俱詳刻漏二　銅鉢文獻通考曰隋大業行漏車制同鐘鼓樓而大設刻漏如桶衡首垂銅鉢末有鉢象漆櫃貯水渴烏注水入鉢中　牙牌東京夢華錄曰大慶殿庭設兩樓上有太史局保章正測驗刻漏逐時刻執牙牌奏　唱漏唐六典曰隋置漏刻生掌習漏刻之節以時唱漏唐因之　稱漏小學紺珠曰古今刻漏之法有二曰浮漏曰稱漏　螭漏文獻通考曰宋司天臺主螭漏　蓮漏詳刻漏二　輥彈小學紺珠曰薛季宣云今之為晷漏者其法有四銅壺香篆圭表輥彈　浮箭又曰四刻漏曰浮箭秤沉箭不息元祐初蘇頌製　分晝夜　測天地俱詳刻漏一　金丸候日詳刻漏二　渴烏引水詳刻漏一

原董賢傳漏漢書曰董賢隨太子官為郎傳漏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

其儀貌拜為黄門郎

孫權立表詳刻漏二

增張蒼循古隋志曰漢張蒼因循古制猶多踈濶

霍融用夏詳刻漏一

原孔壺為漏浮箭為刻後漢書律歷志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昬明生焉

增燒燭知夜刻燭

歛更歲時廣記云云

原夜漏鼓鳴晝漏鐘鳴漢雜事曰鼓以動衆夜漏鼓鳴則起晝漏壺乾鐘鳴則息

增每刻擊鼓每辰撞鐘唐開元中詔僧一行與梁丘瓚立二木人於地上前置鐘樓每刻自然擊鼓每辰自然撞鐘又會要曰張思訓所作木儀起為樓臺之狀以木人摇鈴撞鐘擊鼓十二辰自執時牌循環而出

原冬晝四十一刻春夜五十四刻漢書舊儀曰冬至晝四十一刻後九日加一刻至立春晝四十六刻夜五十四刻

增元

嘉二十五箭蓮花四十八箭詳刻漏一　原金壺　銀箭唐李白詩曰銀箭金壺漏水多　銅渾設象　玉漏授時　增難經百刻小學紺珠曰難經百刻圖　昏禮三商又曰尚書緯謂刻為商又注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　原分以陰陽明晦之時不忒　賾其晝夜短長之數無逃　陰陽雖微天地之情可見　風雨如晦日夜之度不迷　苟昏曉過度致盈縮之差　則寢興失時有顛倒之刺

刻漏五

增詩元張翥寒漏明詩曰寒漏明時一聆夜長不能寐月色明階庭西風落葉争秋聲雞啼未啼霜滿城城中有思婦正促征衣戍東家西家砧杵急使我起坐時時驚歸心如廢弓屢折不可禁寒漏明時一聆

原賦晉陸機漏刻賦曰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爲基形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寸管俯而隂陽效其誠尺表仰而日月與之期玄烏懸而八風以情應玉衡立而天地不能欺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爾乃挈

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戢擬洪殺於編鐘順卑高而爲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遥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来象神造去猶鬼幻因勢相引乗靈自薦口納胸吐水無滞咽形微獨繭之緒逝若垂天之電籠八極於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銅人而利見夫其立體也簡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麤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筵而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徹聽者假其察貞觀者借其明考

計歷之潛慮測日月之幽情信探賾之妙術雖無神其若靈　梁鮑泉觀刻漏賦曰佩流歎於馳年纓華思於奔月結蘭茗以望楚弄參差以歌越撫凝肌於廷帶監彫容於髩髮景有墜而易昏憂無方而難歇歷玉階而升隩訪金壺之盈闕觀騰波之吞瀉視鶩箭之登沒箭既沒而復登波長瀉而弗歸注沈穴而海漏射懸途而電飛墐户牖而知天掩雲霧而測暉創百齡於纖隱積千里於空微彼峥峥而行溢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

未改指分光而永違貫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神怵迴而多慮心轗軻而尠歡望天涯而佇念擢雄劒而長嘆嗟生民之永迷躬與後而皆恤死零落而無二生差池而非一　增唐實暈漏賦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備以人事法乎天時定損益之道察盈虛之期嗟歲運兮倏忽眷年容之逶遲景苒苒而難駐晷銖銖而在茲蓋以重金壺之器建銅史之司致用久而不易循環因而可推爾其漏之所

作漏之所託至精至微惟寂惟寞水滴瀝而潛響箭差池而靡錯俯通軒禁上應寥廓亘千門兮連萬户左彤階兮右丹閣亂徵唱於晨雞雜幽聲於夜鶴清清泠泠日般烏星送春漏於重扃赫赫曈曈時方祝融傳夏漏於深宮的的緜緜明河爛然耿秋漏於凉天暗暗陰陰濃氛欝沉轉冬漏於寒林觀夫修短之意見乎造化之心信晷刻之道廣知挈壺之用深故能度量萬物均分四序既不忒於盈縮亦無差於寒暑順之則千載可通

逆之則寸隂是阻應乎日月合乎律吕盖漏亡則時眛漏存則政舉寔邦國之是務諒樞衡之所與悲夫天轉氣流人生悠悠景有虧而有滿時或沉而或浮恥功名之未立懼容華之先秋所以懷寶獻玉彈冠振褏歌聖明而不已亦休暇於林丘

符子璋漏賦曰昔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迎日推筴舉分定至將以綱紀歷象察明躔次筭氣候爲晝夜之刻立渾儀騐晦明之異故嵗時環迴而有凖國家憲章以成事唐虞承用以大興

夏商恭行而無墜其後疇人失業挈壺不舉詩刺東方之未明史書南風之乖序測辰屢錯於杓建揆景頗謬於寒暑千官鮮視以權衡萬姓孰寧其安處何不謂漏之既定而人自正漏之既衰而人自疑故有國者不可以不明其事今上都咸陽理天下道歸簡易政被風雅人皆得真事則無假至於掌漏尤足稱也其本則披甲子而求範得黄鍾而下生如因三以窮數隅八以循行課六歴之疎密齊七曜之經營俾攝提之有紀寔孟陬

之用成其器則方圓列陛髙畢中度制隂蟲以吐輪設靈蚪以水注銅史應其方金箭刻其數則於道如符契之合精於微無黍累之誤每至雞人起唱鼉鼓相催九重初曉千門以開國史奏事於平樂羣官謁帝於金臺不失其度及時而迴自邇及遠識往知来漏之為義實大矣哉　又賦曰仰察天文俯觀地理參律吕而權度審衡平而潛擬則閏餘之數乖歷攝提之運無紀空跡馬遷之後竟絶郃平之美時運紛其鼎革禮術於焉中

圯樵夫恥王道之不談天子慇挈壺之闕史乃分建斯官疇咨此職將啟閉合叙以繩平俾夙夜在公而端直於是金徒抱箭銅史司刻遵靈蚪吐納之規揆抽繭高卑之力信是模範可為法則體象隂陽代為作式故雞人合唱洪殺無差鶴盖成隂源流不息夫其開闔之勢財成之規準度毫釐之末錙銖圭撮之儀則離婁失其精思班匠亡其所為將運功於不測當稱物以平施乃若鑑持日夜書備明晦爰受授而是司考事事而必載

雲物順而端序寒暑成而不昧雖未代於天工亦無預於權槩能收視返聽周流六虛策勤補拙寅亮三餘校揧刀之有則均聚水之不踈察銅衡兮氣混混純積水兮来徐徐臨泉非誡危之懼巢幕寧誠安之居是使名勳合道彰國器於周書則知漏之為器其大矣哉聖人資之以端拱日月順之以行藏賢者不能減其分度智者不能損其纖芒存之則雙美廢之則兩傷是用齊天長兮地久均國祚兮無疆

顏舒刻漏賦曰原夫陰陽

遞運日月分馳星紀之輪環或爽律呂之躔宻難知廹
皇王之有作命壺氏以緝規爰置水於刻漏載以火而
守之則晦明之期可準興寢之候無差爾其髙卑列級
洪殺順理靈蚪屹以俯開陰蟲蟜而仰止上流注而不
竭下吞挹而無已既泓澄而泉澹亦驚激而波起則良
工之妙著焉睿哲之心見矣是用斟乾晷測時變視盈
闕於金壺覩騰波於銀箭惟箭馳而壺減固流續而波
薦筒列之數與運而無乖輝景之移閉戶而可見懿其

節正斯代事沿往牒信古往而今来必用之而道叶罷
衣裳之顛倒配皇極而調爕不假軒閣之鳳凰何用堯
階之蓂莢別有希榮片玉庇影環林驅疾風之早厲知
寒漏之已侵恐年華之不與更悄悄而傷心
原銘後漢李尤漏刻銘曰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釐七
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昬明既序景曜不忒
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著明帝以崇熙季末不虔德
衰於茲挈壺失節刺流在詩聖哲稽古帝則是欽尺辟

非寶重此寸陰昧旦丕顯敬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崔駰刻漏銘曰天德順動人以立信乃作斯策以咸渥潤封傳令覽爰暨四極　晉孫綽漏刻銘曰二儀貞運聖鑒通玄數以器徵理以象宣乃制妙漏挈壺是銓近取諸物遠贊自然累筩三階積水成淵淵滿則盈乘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蟲承瀉昏明無隱其晷度陰陽是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設一器而萬事同倫

筩竹策也　南齊陸倕新漏刻銘曰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

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進挈壺命氏遠哉羲用揆
景測辰儆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且今之官漏出
自會稽漏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於是
俯察旁羅登臺升庫測於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蠹咸
和餘舛金箭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
懲革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
校運筭之睽合分天地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律
之踈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乃

詔小臣為其銘曰一寒一暑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空代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槩世道交喪禮術消亡遽遷水火爭倒衣裳擊刀舛次聚水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員流内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靈虬承注陰蟲吐噏倏忽往来鬼神出入微若抽繭逝若激電耳不輟音眼無流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兢臨淵罔戰授受靡𠎝登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月不遁来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

昏暮卷蓂莢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况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等皇極為世作程　梁元帝漏刻銘曰玉衡稱物金壺博施司南司火未符茲義帝曰欽哉納隍斯譬實惟簡在窮神體智宮槐晩合月桂宵暉清臺莫爽嶰谷胥依七分六日五祀三徵事齊幽贊乃會通幾碧海有乾絳川猶竭飛流五色涓涓靡絶龍首旁注仙衣俯裂箭不停晷聲無暫輟用天之貞分地之平如弦斯直如渭斯清　周王褒漏刻銘曰竊以混元開闢天迴地

旋歷象運行暑来寒往二分同道烏靈正其昬夕兩至相遇表圭測其長短雖則晦朔先後失於公羊之說次舍盈縮惑於丘明之傳至乎出卯入酉黄道青緣季孟相推啟閉從序挈壺掌分數之令太史陳立成之法軍將以之懸井壺郎以之趨奏百王垂訓千祀餘烈者焉

銘曰元儀西運逝水東流甘川浴日深壑藏舟測茲秘象是曰神謀出震治歷下武惟周忽微以測積空成數圭表弗差光陰斯赴箭水無絶靈虬長注徑寸日輪四

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荆山旣鐫昆吾且勒以福
眉壽百王垂則　增宋夏竦潁州蓮華漏銘曰極星建
中黄道營外度有邇遐時有明晦聖人觀象女史詔則
孔壺為漏浮箭為刻資始巧歷稽合小餘重黎是司羲
和是圖秦氏遺法漢京垂制歷世彌文舊規加麗玉虬
吐水分灌兩壺金龍轉注下激衡渠天道可觀神化無
跡日運波澄氣分箭易猗嗟燕君文學餘力博貫舊章
肇新景式象魏旣登潼川旣營建於青閫作於潁丞五

夜持宵三商定夕杪忽無差升降靡息意侔造化數窮天地茫茫有生孰參其智於鑠聖宋世祚無疆刊此樂石永憲萬方　王安石明州新修刻漏銘曰戊子王公始治於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名之彼寧不勤得罪於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維茲其中俾我後思　元姚燧漏刻鐘銘曰靈臺設簴

巍以尊元間大呂非其𦤺摯曠善鼓手自煩宫商良諧等釜盆請無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昕昏一鳴一刻有度存九圍一圃折柳樊黔首時作時饔飱日月如是相告敎三辰聽命循軌垣四序不忒迭寒暄萬物生翕盈乾坤何獨治歷堙此源凝熈帝績髙羲軒積世而運會而元吉金之舌慎莫捫輟響誰其代天言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九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

服飾部一 冠 冕 弁 幘

冠一

原釋名曰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　增說文曰冠絭也所以絭髮弁冕之總名也　文獻通考曰唐虞以上冠布無緌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　原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冠者卷也所以卷持髮也

人懷五德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文章故制冠以飾首別成人也　增禮記曰委貌周道也（一曰玄冠今之進賢冠乃其遺制）章甫殷道也（其制似夏用緇布為之）毋追（音牟堆）夏后氏之道也（以漆布為殼以緇縫其上前廣四寸高三寸）周弁殷冔（音翮）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周人冕而祭殷人冔而祭夏后氏收而祭）原又曰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又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有父服不純吉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冠也

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

後緌　增又曰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

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又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

冠事也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詩曰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注曰緇撮緇布冠也　又曰庶見素冠兮刺不

行三年之喪也　原三禮圖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後以為冠

冠之始也今武冠則其遺像　春秋緐露曰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玄武貌之最嚴威者其象在後反居首者武之至而不用者矣　春秋合誠圖曰天皇太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宫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　又曰黄帝冠黄文白帝冠白文黑帝冠黑文　增論語子曰赤爾何如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馬　又禮記儒行曰丘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孟子曰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　又曰伯夷思

與鄉人處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　原楚辭曰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冠切雲之崔嵬

增又曰高余冠之岌岌長余珮之陸離　又曰握申椒與杜若冠浮雲之峨峨　原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代聖人易之見鳥獸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　淮南子曰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徃徙於越而大困以有用遊於不用之鄉也

增漢張衡七辨曰微霧之冠飛翮之纓　原漢官儀曰

天子冠通天冠諸侯王冠遠遊冠三公諸侯冠進賢冠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　蔡邕獨斷曰鄉射行禮公卿冠委　增魏曹植與陳琳書曰夫披翠雲以為衣戴北斗以為冠帶虹蜺以為紳連日月以為珮此服非不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於天志絶於心矣　晉摯虞遊思賦曰戴朗月之高冠綴大珠之明璫　唐車服志曰進賢冠者文武朝參三老五更之服遠遊冠親王之服法冠一名

獬廌冠御史大夫中丞御史之服高山冠内侍省謁者

親王司閤謁者之服委貌冠郊廟文舞郎之服却非冠

亭長門僕之服

冠二

增古史考曰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

為冠　原墨子曰昔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

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淮南子曰楚莊王

好觟冠楚國傚之　增又曰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傚

之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　左傳曰狄人滅衛齊桓公封衛於楚丘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原又曰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盗誘之八月盗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增又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又曰晉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莊子曰盗

跖責孔子曰爾作言造語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
辭謬説揺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 原又曰
曾子居衛正冠而纓絶斂襟而肘見 又曰宋鈃尹文
為華山之冠以自表 增穀梁傳曰魯哀公會晉侯呉
子于黄池呉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夫差未能
言冠而欲冠也 原史記曰酈食其謁沛公衣儒衣冠
側注徐廣注云側注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
增又曰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于汲黯見上不

冠不見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其敬禮如此　原漢武内傳曰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冠西王母戴太真晨嬰之冠　漢書曰終軍上書請受大冠長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乃使越王越王請舉國内屬　又曰秦獄法吏冠柱後恵文冠及張敞弟武為梁相敞使吏送至關問曰何以治梁武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恵文彈治之耳（恵一作繐蟬也冠細如蟬翅今御史冠）　增又曰昌邑王

賀短衣大袴冠惠文冠服虔曰武冠也趙惠文所服故號惠文或曰齊人見千歲涸澤之神名曰慶忌冠乘小車疾馳因象其冠而服之　又曰蓋寬饒初拜衛司馬冠大冠帶長劒躬按行士卒室　原劉向别録曰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為冠故號鶡冠子　胡廣説曰趙武靈王以璫飾首前插貂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内屬世祖賜南單于常侍惠文冠　東觀漢記曰楊賜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所服冠幘綬帶

增續漢書曰梁冀改輿服別制曰幘狹冠　文獻通考曰後漢永平二年詔百官執事者冠長冠　後漢書曰劉虞為公孫瓚所誅初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人以此疑之　魏志曰文帝賜于禁詔曰昔漢高脱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今以遠遊冠與將軍　齊書曰武帝幸劉悛第帝著鹿皮冠悛設兎毛衾于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出

又通考曰梁天監九年司馬筠等議曰今之尚書上異
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既從齊祭不容同
於在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齊官例著白衣絳褠中單
竹葉冠　梁書曰張欣泰為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
欣泰通涉雅好交結多士名素正直輙著鹿皮冠挾素
瑟有以啓武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又曰帝臨
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貂蟬翠緌
纓至是詔加金博山　南史曰梁邵陵王綸於婁湖立

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謝舉常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起王屢召不返甚有慚色　後魏書曰崔休兼給事黄門侍郎參定禮儀帝常閲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

文獻通考曰後周武帝初服常冠以皁紗全幅向後幞髮仍裁為四脚　唐書曰貞觀中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自周武帝蓋以便於

軍容今四海無虞宜息武事此冠頗採古樣兼類幞頭乃可常服　又曰肅宗時司天韓穎奏五官正其官配五方臣請冠上加一星衣從方色　又曰侍御史朱放請復置朱衣豸冠於内府有犯者御史服以彈後御史張著服之以彈京兆尹嚴郢　杜陽編曰唐寶歷二年浙東貢舞女戴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為鸞鶴狀仍飾以五綵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秤之無二三分　舊史曰唐嚴武鎮成都奏杜甫為參謀甫於浣花里種竹植

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武
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荆湖近事曰廖融潘居
沖更唱迭和宋太宗懲五代之弊以詞賦論策取士融
曰豈知今日詩一似大市裏賣平天冠并無人問耶
宋史輿服志曰仁宗天聖二年南郊禮儀使李維言通
天冠上一字準敕廻避詔改承天冠　又通考曰宋仁
宗明道元年詔禮官講皇太后謁廟儀禮官言皇太后
乘玉輅服褘衣九龍花釵冠行禮服衮衣冠儀天冠詔

可之　又輿服志曰仁宗景祐三年詔臣庶之家毋得
採捕鹿胎製造冠子　又通考曰仁宗皇祐元年詔婦
人所服冠高毋得踰四寸廣毋得踰一尺梳長毋得踰
四寸毋以角為之先是宮中尚白角冠梳人爭效之謂
之內樣其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
尺議者以為服妖故禁止焉　又曰神宗元豐八年禮
部言太皇太后生辰舊所供奉物於令式宜增一倍冠
朶舊用九花舊用五至是各增為十二八月禮部又言

皇太妃冠服之屬減皇后五分之一詔詳定而鄧伯温等言皇太妃冠服禮文不載亦無故事於是從禮部所請而冠朶用牙魚 又曰徽宗大觀四年宰相奏皇后受册冠服當辦具帝以鄭后自陳頭冠用珠數多請服為妃時冠增篦插三枝遂不復改製 宋史志曰徽宗宣和元年禮制局言鼓吹令丞冠又名袴褶冠今鹵簿既除袴褶冠名不當仍舊請依舊記如三禮圖委貌冠製從之 又通考曰宋高宗初踐阼于南都隆祐太后

命內臣上乘輿服御有小冠太后曰祖宗閒燕之所服也自神宗始易以巾願即位後退朝閒燕止戴此冠庶幾如祖宗時氣象　又曰高宗紹興三十二年禮官言皇子服朝服則七梁額花冠　遼史志曰朝服皇帝服實里薛袞冠　又曰臣僚戴氈冠　金史輿服志曰皇后冠服有犀冠減撥花樣縷金裝造　又曰皇后冠服有花珠冠　元史輿服志曰天子夏之服服速不都納石失則冠珠子捲雲冠

冠三

原　郤敵　進賢　三禮圖曰郤敵冠前廣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衛士服之下詳冠一又輿服志曰進賢冠古緇布冠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三寸長八寸人主五梁漢大官令兩梁親省御膳為重也博士兩梁崇儒也又北齊書曰文襄嗣業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李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為三公勿學侯景叛也

鵕鸃　增芙蓉　史記曰高祖時籍孺孝惠時閎孺婉佞貴幸與上臥起故惠帝時郎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比閎籍之屬神仙服食經曰漢武帝閒居未央殿有人乘白雲駕白鹿冠芙蓉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

原　鐵柱　金顏　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一曰柱後以鐵為柱徐爰釋問曰通天冠金博山蟬為之謂之金顏

蟬翅　鶡尾

上詳冠二 漢書曰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所謂劉氏冠也後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應劭注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令鷁尾冠是也

却非 **交讓** 三禮圖曰却非冠宮殿僕射史服之高三寸 東觀漢記曰馬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從龔入蜀述見之甚喜與俱入宗廟令冠交讓冠立舊交之位

五彩 **四重** 三禮圖曰五彩方山冠各以其彩縠為冠天子祠廟舞八佾舞人所服 輿服志曰術氏冠有五彩衣青玄裳前員其制差池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不施用也

雙綏 增

二儀 毛詩曰葛屨五兩冠綏雙止 二儀道士冠也

原金璫 **珠瑱** 輿服志曰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漢幸臣侍臣閎儒服大冠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 崔鴻前燕錄曰慕容儁制平上冠悉賜廷尉以下中秘監令別施珠瑱

苞楯 **覆杯** 輿服雜事曰楚

漢會于鴻門項籍幽危高祖樊噲聞急乃裂衣苞楯戴以為冠排入羽營下詳冠二

拈虞

遺越齊景公田招虞人以弓不進使執之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捨之

春秋繹㳙何休敏曰遺越人以章甫冠終不以為患

翠纓 紫緌梁書曰天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緌纓

玉藻曰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鵕鸃 烏萃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晉永康元年正月大會有鵕鸃入御座武帳中拂司空張華之冠伏侯古今注曰曾參鵕鸃三足烏來萃其冠

必彈 不整楚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李下不整冠

增玉葉 金長唐明皇雜錄曰太平公主玉葉冠希世之寶也 梁書曰婆利國以瓔珞繞身頭著金長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

截角 無頭晉諸侯贊曰劉暾為侍御史修復庫事及軍器白上云郭彰豪强輕暾小官上呵暾曰我

不能截君角以侍御史著法冠有兩角故云桓子新論曰宋康王為無頭之冠以示勇

遺豹

止蟬瑣語曰范獻子卜獵命占之其繇曰君子得黿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梁書曰朱异除中書飛蟬正集冠上時咸謂貂蟬之兆後果然

步搖

骨蘇漢書曰江充召見衣紗縠襌衣冠襌纚步搖冠 前燕錄曰慕容廆曾祖父莫護跋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而為慕容遂以慕容為氏 周書曰高麗冠曰骨蘇多以紫羅為之

冠四

原首飾冠也

元服詳冠二

昭度左傳曰衡紞紘綖昭其度也

有常禮曰冠帶有常必循其故

大冠詳冠二冠三

小冠詳冠二 又漢書曰杜欽字子夏家

富而目偏盲茂陵杜鄴亦字子夏時人號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詆㛹為小冠高廣財二寸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

增繁冠　蔡邕獨斷曰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

原圓冠　莊子曰田子方圓冠方履

增犀冠　詳冠二

龍冠　徐爰宋志曰武弁世謂之龍冠

巍冠　韓愈詩曰巍冠講唐虞

危冠　張景陽七命曰棋夫耽危冠之飾

振冠　振冠南岳

勝冠　漢石奮傳曰子孫勝冠者在側

樺冠　以華皮為冠貧者所服也原憲華冠縱履

練冠　左傳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練冠麻衣跣行

原南冠

左傳曰晉侯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又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單子歸告王曰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

增貊冠公孫臣子曰臣到貊冠

原衝冠藺相如傳曰怒髮衝冠又刺軻傳曰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

濯冠禮記曰晏平仲澣衣濯冠以朝

增猴冠項羽本紀曰楚人沐猴而冠

狗冠漢史曰昌邑王見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龔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

長冠後漢輿服志曰長冠一曰齊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為之制如板以竹為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又獨斷曰小史祠宗廟則長冠

儒冠杜甫詩曰儒冠多誤身

溺冠漢書曰沛公畧地陳留麾下騎士酈食其里中子也食其見之曰沛公我所欲從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來者沛公輙解其冠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

制冠淮南子曰莊王誅史里孫叔敖制冠澣衣又桓子新論曰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於牟對曰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纚

則國治且安王曰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縱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為其敗縱而冠不成歟

黄冠　詳冠一又張道士通古今學寄跡老子法中辭愈贈詩曰詣闕三上書臣非黄冠師又宋文天祥曰以黄冠歸故鄉

白冠　家語曰大夫請罪用白冠釐纓又荆軻至秦人皆白衣冠送之

解果　荀子曰逢衣淺帶解果其冠注高貌

倩整　杜甫詩曰笑倩旁人為整冠

原鹿皮　詳冠二又宋何尚之致仕著鹿皮冠後起為儀同三司沈慶之曰何不著鹿皮冠

增筍皮　漢高祖紀注今人為筍皮冠古之遺制今又曰籜冠

獺皮　梁書曰陳伯之濟陰睢陵人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

虎皮　李白詩曰幽州胡馬客綠服虎皮冠

青雲　六朝仕者之冠

朗月　詳冠一

遠遊　詳冠二冠三又曹植上書曰臣若得辭遠遊冠戴武弁解朱組佩

青綬乃臣之至願

章甫 孔叢子曰先君相魯三月政化既行頌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又莊子曰宋人有資章甫而適于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蘇軾詩曰笑解適越冠 又列仙傳曰椶丘君泰山下道士漢武帝東巡君乃冠章甫擁琴而見之 又詳冠二

侍臣 宋黃庭堅詩曰只今猶著侍臣冠

巧士 三禮圖曰巧士冠前高五寸後相通埽除從官服之 又輿服志曰巧士冠高七寸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

原逄萌掛 東觀漢記曰王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逄萌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即解冠掛東都門而去

貢禹彈 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貢禹彈其冠以待陽薦禹于成帝名為大夫

安可復 又曰貢禹為河南令以賊事為府官見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耶遂去官

死不免 衛太

子前瞶之亂子路斷纓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增拜紫宸 杜甫詩曰衣冠拜紫宸

拜冕旒 唐詩曰萬國衣冠拜冕旒

鶡冠子 詳冠二

方山子 方山子傳陳慥字季常冠高而直有古方山冠之遺像因號方山子

丈夫冠 唐令狐德棻傳帝常問丈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邪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

婦人冠 宋史王安石一日與程顥語子雱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

原加之于首 六韜曰冠雖敝禮加之于首履雖新法踐之于地

弗以苴履 賈誼新書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敝弗以苴履

洗馬冠高山 續漢書輿服志曰安帝立皇太子令謁高祖廟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 一曰側注高九寸鐵為卷梁秦制行人使

者所服今謁者服之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　會稽先賢像贊曰綦母文後爲交阯刺史詔賜高山冠又詳冠二

執法服獬豸

輿服志曰法冠一曰柱後惠文一曰獬豸冠柱高五寸以縱裹鐵柱卷執法者服之　又漢官儀曰古有獬豸獸主觸不直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　唐制御史奏事服豸冠對仗讀彈文　唐張謂詩曰漢使何勞獬豸冠

舞人服建華

三禮圖曰建華冠祀天地五郊八佾舞人之所服也　又曰方山冠舞人所服

舞者冠章華

袁氏要容曰大爲樂祀天舞者冠章華

監門披燕尾

後漢輿服志曰却非冠制以長冠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是　司馬彪續漢書曰却非冠插以燕尾

羽林加鶡尾

輿服志曰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按武冠以青絲爲緄加雙鶡尾　又漢官儀曰虎賁冠插鶡尾鶡勇雅也鷙

烏中之果勁者每所攖撮應爪摧碎尾上黨所貢杜甫詩曰隱几蕭條帶鶡冠又詳冠二

增桓公恥遺冠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國者之恥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囷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景公為巨冠 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

原哀公問冠于孔子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昔舜何冠孔子不對公曰有問于子不對何也對曰舜之為君好生惡殺任賢授能君舍是不遵而冠是問是以緩對

成王問冠於周公 尚書大傳曰成王問于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對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句頷然鳳凰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

奢崇瓊弁誠取敗於河神　儉用竹皮豈見非於劉氏

冠五

原詩晉陸機贈潘正叔詩曰過蒙時來運與爾遊承華執笏崇賢内振纓曽城阿　增宋蘇軾椰子冠詩曰天教日飲欲全絲美酒生林不待儀自漉疎巾邀醉客更將空殼付冠師規摹簡古人爭看簪導輕安髮不知更著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

原賦魏齊幹賦曰纖麗細纓輕配蟬翼尊曰元飾貴為首服君子敬慎自强不忒　增唐趙良器冠賦曰懿哉

聖人之所為觸類而長緣情以施大則察乾坤之用小則稽鳥獸之儀近取諸身既制冠以象徳遠取諸物亦模範而開規裝玉彩而晶耀錮珠華而陸離禮容於是乎克尚首飾於是乎攸宜故柔以虛中剛而勁外惟徳是輔惟仁是大綴香簪以半出垂寶纓而雙對珥白筆以孤懸總紺髮而繁會若乃九門朝啓千官奉職劒履鏘鏘旌旗冀冀趨玉階以雲聳入金門而電赩於赫朝廷其儀不忒此乃禮容之有則也爾其尊卑異制古今

殊情備鷸所以貴勇加蟬所以貴清進賢表文者之號章甫尊儒者之名獬豸觸邪惡佞臣而直指鵕鸃崇飾光近侍以增容此又威儀之孔明也是以舉之有節施之無妄或用晦而冕旒或蔽聰而黈纊居正而不失其職得位而不愆於上每守分以自安故雖髙而不亢此乃進退之惟當也容有賦之而歎曰夫檢身者禮表容者服服之不稱必近於妖祥禮之或差自階於傾覆故君子履道以遠害小人崇奢而取戮鄭臧聚鷸果貽出

境之誅疏受挂門克保永終之禄則知逆理者天之所禍順常者神之所福況乎在位之庶僚可不鑒茲而敬肅　又進賢冠賦曰天道廓兮日月為久聖人作兮衣冠為首彼將照臨萬有此將肅穆羣后是以明王代寶君子學干愬朝廷之要惟進賢之冠寸之七且比夫七德梁之三又取夫三端至羡乎威儀棣棣經營乎東帛戔戔知人不易行之為難將欲招隠逸責聲實脅讒佞為忠貞革貪侈為亷質則以正御下雖居高匪危以虚

制有縱持滿何溢動法道静得一自代分經為此名無
止分驗彼天秩徒以賢能有意於賢不言而信不用於
權俾荷寵禄者賢而易色榮上林者安而能遷父要不
忌雖敝必加于首嫌疑不涉李下豈正其偏則鷗之果
也武重蟬之潔也政先兎當用而為用信玄之而又玄
若因物揆理易人推遷非德不依智也非禮勿動慎也
唯賢必舉義也任用無為順也包四善而世濟其美别
九儀而尊固其信夫預明試者稽乎人言為大夫者資

乎能賦則流問以體物敢不立言以存務將欲存義終則用之不窮將述功之懋則物無能措詩云服之無斁吾以斯文之為度

于伊躬進賢冠賦曰惟冠之制惟賢是崇冠倈賢而出賢因冠而通成于人有博古之儀形於國有尊儒之風吾君於是詔司服進良工考前法以無替覿斯義而有融然後得多士以立効實兹冠而允淑君臣克序用彰有道之時冕弁可儔載稽取象之服則知冠以招士亦由工以度木匪工也良材何以辨

於山匪冠也羣賢何以求其禄觀夫製作有則威儀孔昭建象於初爰從太古之代更名于後始惟炎漢之朝不繪畫以崇飾在進用以彰德上下率而有差禮容行而無忒不可奢致不可儉偪蓋取事之大猷亦設官之盛飾上自元后降于公卿用則異數制乃同名五梁三梁表尊畀之序七寸八寸為前後之程惟德是急惟儒是旌叶緇布之遺像與皮弁而齊衝且夫作之罔乖服之有以豈同帶鶡者空尚乎猛聚鷸者不稱於已曷若

取鑒斯在為工式孚御膳加太官之列使臣薦不疑之
謩稽乎其形諒先王之制本乎其義為君子之儒瞻之
克以正創之而以聖列士崇德之規蒸人立身之鏡豈
徒在首貫髮雍容肅敬而已

梁洽進賢冠賦曰製冠
有象惟賢表名冠在首而為用政匪賢而莫成伊進賢
之為急乃斯冠之發明古人所尚永代作程豈比夫戴
鶡聚鷸瓊弁玉纓彼旌武而貽咎寧比德而同聲念兹
在兹俟其偉而山有木工則度之君為政賢必進之木

自工以生態政得人而允釐故君子進退以禮消息候時時既清兮為賢是急賢既進兮其政必立惣六官而謂何嘉此名而可挹客有聞之而言曰或標之豸或珥之蟬所謂二者莫如進賢忝從班於聖日願効試於明臺敢預弓旌之召無遺菅蒯之才　王起彈冠賦曰彂高冠是加于首將服之以入仕遂彈之而去垢纎埃不染知潔已之為先法服是從明干禄之非久豈比裂之而無用挂之而勿有也當其貢公不仕王陽未榮風

起緇布塵飛玉纓積歲月而無色混風姿而莫呈豈知
點綴則價重拂拭則光生蓋以斷金之人未達於清世
陸沉之士猶勞其赤城是故置之而有待褚之而勿營
洎夫大漢登庸伊人有所同松茂而栢悅將龍翔而鳳
舉於是取章甫而言曰冠者首之飾人之規盛服將朝
此為大者結髮從仕曷莫由之吾方策名於丹闕委質
於彤墀將盡飾以為美豈漙污而見嗤及解彼珠瓔彈
於玉指彰久要之必信表從政之有使拂舊彩以增鮮

振浮埃而暫起由是發光耀正容止朝廷濟濟具瞻夫哲人巾櫛鏘鏘用表夫君子則知碩量之所包賢人之與交其賤也樂夫伐木其貴也同夫拔茅則爵位相先者以彈冠而是鑒金蘭契合者因彈冠而有感故能致美縉紳不嬰垢氛將總會于玄髮期入仕于青雲豈比夫晏子濯以入朝是稱賢相屈生彈於新沐方侯明君

原銘漢李尤冠幘銘曰冠為元服幘為首服君子敬慎自强不忒　晉傅玄冠銘曰居高無忌危在上無忘敬

懼則安敬則正

增文梁沈約冠子祝文曰䪽兹今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增議晉摯虞五禮冠議駁曰天子即位之日即為成君冕服以備不宜有加諸侯即位為成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獨有火龍黼衣便不可乎意為宜冠有加　齊王儉南郡王昭業冠議曰皇孫

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蕃按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為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為主四加玄冕以卿為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記又云古者

重冠故行之于廟所以自畀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
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
司徒加冠光禄贊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
于儲皇則重依于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
王父命禮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皇太子居臣子之
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
之命微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
古正典此蓋為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於國

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為賛醮

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准經記别更撰立不依

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内外二品清

官以上詣止車集賀并詣東宫南門通牋别日上禮宫

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剋日謁廟以弘

尊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并下二學詳議

冕一

增說文曰冕大夫以上冠昔者黄帝始用布帛作冕

原釋名曰祭服曰冕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　增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不以皮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也　又曰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也　原禮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　又曰有虞氏皇而祭注皇冕屬

畫羽飾之 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 增又曰諸侯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 原又曰王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增又曰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 又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 又表記曰君子端冕則有敬色 原大戴禮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揜聽 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綖紐綖冕上覆也紐小鼻笄所貫也 五采繅十有二就繅合五色絲為之垂

于延之前後各十有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匝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 論語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家語曰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如何子曰國無道隱名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 增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于首 原五經要義曰冕制奈何禮器曰冕冠長六寸廣八寸員前冕緇布在上五采組十二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其旒色異夏冕黒白赤組旒殷冕黒黄青組旒 應劭漢官儀曰周冕與古冕畧等周加垂旒天子

前後垂真白珠各十二 增文獻通考曰冕服之用非惟位有尊卑不可躐服而事有大小亦不可以例服故天子之冕以之奉祀其次則初即位服之伊尹以冕服奉太甲康王麻冕黼裳是也納后妃服之冕而親迎是也養老服之冕而總干是也躬耕藉田服之冕而朱紘躬秉耒是也至於日視朝等事則服皮弁而已卿大夫之冕則以之朝王及助祭其次則受遺奉冊服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至

私家則雖奉祀亦服皮弁而已 陳氏曰冕約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紘 文獻通考曰秦滅禮學郊社服用皆以袀玄以從冕旒前後邃延 通典曰叔孫通制禮多依周法古今冕俱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漢用白玉珠各十二三公九青珠二千石七黑珠 又通考曰後漢顯宗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從事 原蔡邕獨斷曰漢明帝採尚書臯陶及周官

禮記以定冕制廣七寸長尺二寸繫白玉珠其端十二旒三公及諸侯九旒卿七旒　摯氏決疑要注曰秦除六冕之制漢明帝永平中使諸儒案古文復造袞冕
增杜氏通典魏冕因漢故事明帝好用婦人之飾改以珊瑚　原何法盛晉中興書曰中興初儀服不備冕旒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和奏改用白璇珠　增王智深宋記曰宋明帝詔曰朕以大冕郊祀天地宗祀明堂以法冕祀太廟元正大會朝諸侯以絺冕小會宴饗

餞送諸侯臨軒命王公以繡冕征伐不賔講武校獵又通典曰北齊採陳之制旒玉用五釆以組為纓色如其綬四時祭祀封禪皆服衮冕　又曰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冕祀昊天則蒼冕五帝各隨其方色朝日用青冕夕月用素冕地祇用黄冕神州社稷用玄冕享先王加元服笄象冕享先帝食三老耕籍等以衮冕視朝大射等以山冕視朝臨法門適宴等以鷩冕皆十有二旒　又曰隋採北齊之法衮冕垂白珠十二旒組

為纓色如其綬冗耳玉笄裴正奏色并用玄　隋書曰
六等之冕皆有黈纊黄綿為之其大如橘自皇太子以
下並犀導青纓
唐會要曰唐制天子冕服十有四顯
慶元年長孫無忌言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天地服
太裘冕無旒案周郊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二旒與大
裘異請服衮冕罷大裘開元十一年張說請用大裘元
宗以大裘樸略廢而不用無忌又言親祭日月服五品
之服是貴賤無分也請諸祭皆用衮冕自是驚冕以下

天子不復用矣　唐輿服雜志曰袞冕者一品之服也驚冕者二品之服也毳冕者三品之服也絺冕者四品之服也玄冕者五品之服也平冕者郊廟武舞郎之服也爵弁者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從祀之服也武弁者武官朝參殿廷武舞郎堂下鼓人鼓吹按工之服也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　文獻通考曰宋朝之制天子之服有袞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前後十二旒二纊並貫真珠又有翠旒十二碧鳳銜之在珠旒外冕

版以龍鱗錦表上綴玉為七星旁施琥珀瓶犀瓶各二十四周綴金絲網鈿以真珠雜寶玉加紫雲白鶴錦裏四柱飾以七寶紅綾裏金飾玉簪導紅絲絛組帶亦謂之平天冠　又曰宋仁宗景祐二年詔本朝帝后及羣臣冠服多沿唐舊而循用之久則有司寖為繁文以失法度其令入内内侍省御藥院與太常院詳典故造冠冕蠲減珍華務從簡約俾圖以進由是改製袞冕服冕板截令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所謂翠旒碧鳳二十四犀

瓶一十四琥珀瓶四神帶二分旒玉鉤悉罷之而冕頂以青羅表繪龍鱗以代龍鱗錦用紅羅裏繪紫雲白鶴錦上以金絲為網而舊以金絲蹙八龍止存其四又以青羅繪龍麟飾冕𥱼及柱以易龍麟錦補空地以雲龍細窠以易玉金輪等七寶其所施花墜素墜天河帶組款慢帶六綵綬冕之金釦玉環皆裁損輕於舊而以青羅繪龍鱗錦為納言以代玉加瑱纊玉簪　又曰宋神宗元豐四年臣僚言古者冕弁則用紘冠則用纓今衣

服令乘輿服大裘冕以組為纓色如其綬衮冕朱絲組帶為纓冕而用纓不與禮合請改用朱組紘仍改平冕為玄冕用纓不赤而黴黑者又别圖改上載制從之

通典曰宋更名曰平天冕天子郊禮及宗廟服之　宋史輿服志曰中興後省九旒七旒五旒冕定為四等一曰鷩冕八旒二曰毳冕六旒三曰絺冕四旒四曰玄冕無旒其義以公卿大夫士皆北面為臣又近尊者而屈故其節以八以六以四從陰數也　續文獻通考曰遼

初時轉居薦草之閒去邃古之風猶未遠也太宗始定衣冠之制北從國南從漢各因其便而以祭山為大禮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小祀則服硬帽焉　又曰金冕制天板長一尺六寸廣八寸前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分身圍一尺八寸三分　又曰元初立國庶事草創冕服並從舊俗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宋遠法漢唐皆秩然有序焉　又曰明袞冕十二章冕板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冠上覆元表朱裏前後各十二旒旒五釆玉珠

十二王簪導朱纓

冕二

增世本曰黃帝作旃冕宋均曰通帛為旃冕冠之有旃應劭云周始垂旒也　三禮圖曰黃帝戴黃冕　王制曰堯舜以德化為冠冕　原論語子曰禹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又曰服周之冕　增大戴禮曰武王端冕而受丹書　尚書康王之誥曰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

太宗皆麻冕彤裳　國語曰周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入太宰以王命命之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左傳宣十六年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　又襄二十九年曰公還及方城季武子使公冶問（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冶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也）　原又昭九年曰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

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增樂記曰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注端玄衣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郭賀拜荆州刺史漢明帝廵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勑去幨露冕使百姓見此衣服以彰其德

後漢逸民傳曰漢室中微士皆毀冠裂冕去之

宋志曰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植圭冕九旒服九章崇寧二年改用冕

十二旒

冕三

增方圓　高下三禮圖曰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表又曰冕者俛也後高前下有俯伏之形　珊瑚　翡翠俱詳冠一　朱紘　元表禮記祭儀曰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下詳上注　原繁露　危石崔豹古今注曰牛亨問冕旒稱繁露者何也答曰綴而下垂如露之多故曰繁露符子曰龍逢諫桀曰臣觀君之冕非冕冕危石觀君之履非履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者也　增紫檀　原白珠宋史輿服志曰紫檀冕四旒服紫檀衣博士御史服之下詳冕一　弁師掌　增尚衣制上詳冕一唐武德

初閣立德遷尚衣奉御制衮冕六服腰輿傘扇咸有典法

飾去珠玉 宋乾德四年閏十二月詔乘輿所服冠冕去珠玉之飾

纊貫珠璣 宋治平二年詔裁定衮冕制度禮院奏曰皇朝之制天子之服有衮冕前後十有二旒二纊並貫珠璣

冕四

增 **藻冕** 天子之冠

裨冕 玉藻曰諸侯裨冕以朝文獻通考曰覲禮云侯氏裨冕鄭注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故總云裨冕

不看軒冕 管寧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書不輟

儻來軒冕 莊子曰軒冕在身物之儻來寄也

詩人冠冕 唐文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席豫詩最工帝曰詩人之冠冕也

百行冠冕 忠孝節義百行之冠

冕

原祀上帝則裘冕周禮司服職曰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周禮鄭注云衮卷龍衣也享先公則鷩冕注云畫鷩雉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祀四望則毳冕又曰四望山川則毳冕注云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祭社稷則希冕又曰祭社稷五祀則希冕注云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祭羣小則玄冕注云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冕五

增表梁江淹為齊王謝冕旒諸法物表曰軒冕雲蹕既

非常之飾宮懸玉戚乃配天之禮故星襟効慮必期躅亮重被還旨芳訊愈越境伏殊私情影遠震昔大啓營丘未脩樹羽之賞光宅曲阜始兼龍旂之貴況道狹慶除身薄器尊粉繡爭輝藻火競耀夫太常圖列星之采華蓋觀古人之情所以聳絶百縣崇隔萬寓鳳閣因此而神攢都由茲而麗故醜功懋德違議避榮誠不遥乎理無貿達遂貽器誥爰斷辭表驚慄遲迴祈鑒何地便當肅對王休敬昭異寵佩服盛文以慨以懼

增議唐長孫無忌冕服議曰準衣服令乘輿祀天地服大裘冕無旒臣無忌志寧敬宗等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雖憑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南至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此二禮俱說周郊與衮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若啓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夏季迎氣龍見而雩炎熾方隆如何可服謹尋歷代唯服衮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按周遷

輿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衮又王智深宋紀曰明帝詔云朕以大冕純玉藻玄衣黄裳郊祀天地後魏周齊迄于隋氏勘其禮令祭服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與禮經事無乖殊今請憲章故寔郊祭天地皆服衮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準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也即三公亞獻

皆服衮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殊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祠則玄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衮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為節義在法天豈有

四旒三章黼為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又王著玄冕之時羣臣竝著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施用亦猶祭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設硩蔟之官去蠹置蟈氏之職雖曰古禮事不可行是故漢魏以來下迄隋代相承舊事皆服衮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乃服五品之衣臨事施行實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竝用衮冕謹議　楊炯公卿以下冕服議曰古者太昊庖

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黄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黒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也今蘇知機表奏請立節文改章服

奉付禮官學士詳定是非者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者象聖王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布教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采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

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為物之所頼也黼者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神明也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者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時潛見表聖王深沉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祀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

神也虎蜼者山林所生也明其象也又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收黼黻之相背貽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于旌旗矣龍虎山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

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為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此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與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髤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施於法服也雲也者從龍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鷺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鷺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祥刑之職也熊羆者猛

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功也又稱藻為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為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藻者飾也盖以蓮飾水也非謂藻為蓮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則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用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楯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

之于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國家以斷鼇煉石之功今上以緯地經天之德漢稱文景周曰成康講八代之樂蒐三王之禮文物既行矣尊昇又明矣天下已和平矣萬國已咸寧矣臣請順考古道率由舊章弗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王之故事猶可以適于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

法度者哉謹議　宋王普紹興冕服議曰冕服始於黃帝堯舜而大備於周故孔子云服周之冕王之三公八命服鷩冕八旒衣裳七章其章各八孤卿六命毳冕六旒衣裳五章其章各六大夫四命絺冕四旒衣裳三章其章各四上士三命玄冕三旒中士再命玄冕一旒下士一命玄冕無旒衣皆無章裳黼視命數自三公而下其繅玉笄衡紘紞瑱纊帶佩芾舄中衣皆有等差近世冕服制度沿襲失真多不如古夫後方而前圓後仰而

前俛玄表而朱裏此冕之制也今方圓俛仰殊於無辨且以青為裏而飾以金銀矣其衣皆玄其裳皆纁裳前三幅而後二幅此衣裳之制也今則衣色以青裳色以緋且為六幅而不殊矣山以章也今以蹟火以圓也今以鋭宗彝虎蜼之彝也乃畫虎蜼之狀而不為彝粉米而粉之者也乃分為二章而以五色圓花為黼佩有衡璜琚瑀衝牙而已乃加以雙滴而重設二衡綬以貫佩玉而已乃别為錦綬而貫以雙環以至帶無紐約芾

無肩頭爲無絇繶中衣無連裳訛謬未暇悉舉祖宗以來屢嘗講究以舊服數多未免因循今舊服無有存者欲請因玆改作

增論宋宇文粹中冕論曰古者冕以木板為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後方前圓後仰前低染三十升之布玄表朱裏後方者不變之體前圓者無方之用仰而玄者升而辨於物俛而朱者降而與萬物相見後世以繒易布故純儉今羣臣冕板長一尺二寸濶六寸二分非古廣長

之制以青羅為覆以金鍍銀稜為飾非古亞表朱裏之製乞下有司改正古者冕之名雖有五而繅就旒玉則視其命數以為等差合絲縧為繩用以貫玉謂之繅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謂之就就間相去一寸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各以旒數長短為差今羣臣之冕用藥玉青珠五色茸線非藻玉三采二采之義每旒之長各八寸非旒數長短為差之義又獻官冕服雜以諸侯之制而一品服袞冕臣切以為非宜元豐中禮

官建言請資政殿大學士以上侍祠服鷩冕觀察使以上服毳冕監察御史以上服絺冕朝官以上服玄冕選人以上爵弁詔許之而不用爵弁供奉官以下至選人盡服玄冕無旒臣竊謂依此參定乃合禮制古者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其服當鷩冕蓋出封則遠君而伸在朝則近君而屈今之攝事及侍祠皆在朝之臣也在朝之臣乃與古之出封者同命數非先王之意乞下有司制鷩冕八旒毳冕六旒絺冕四旒玄冕三旒其次二

旒又其次無旒依元豊詔旨參酌等降為侍祠及攝祭之服長短之度采色之别皆乞依古施行又按周禮諸侯爵有五等而服則三所謂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是也古者諸侯有君之道故其服以五七九為節今之郡守雖曰猶古之侯伯其實皆王臣也欲乞只用郡臣之服自鷩冕而下須為三等三都四輔為一等初獻鷩冕八旒經略按撫鈐轄為一等初獻毳冕六旒亞獻並玄冕二旒終獻無旒節

鎮防團軍事為一等初獻絺冕四旒亞終獻竝玄冕無旒其衣服之制則各從其冕之等又曰今之紘組仍綴兩繒帶而結於頤冕旁仍垂青纊而不以瑱以犀為簪而不以玉笄象笄竝非古制乞下有司改正

弁一

原釋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為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為之謂之韋弁 白虎通曰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

為言攀也所以持髮也　禮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鄭注云所不易於三代　增又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　又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又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桑于公桑　原周禮曰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鄭注云會縫中璂讀如綦弁結也皮弁縫中每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綦也　增儀禮曰士冠服爵弁服　原三禮圖曰爵弁士助君祭之服以祭其廟無旒韋弁王及諸侯兵服也

增又曰皮弁以鹿皮淺毛黄白色者為之高尺二寸春三月習大射冠之行事　原董巴輿服志曰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　又曰皮弁與委貌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畀鋭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行大射禮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執事者冠皮弁衣都麻衣　增文獻通考陳氏禮書曰周

禮有韋弁無爵弁書二人爵弁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也則爵弁即韋弁耳又曰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鋭如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為敬韎色赤爵色亦赤即一物耳　又楊氏曰祭義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使入于蠶室是致敬於祭服而用皮弁之禮也大學始教皮

弁祭菜是致敬於祭菜而用皮弁之禮也及按春官司服士之服自皮弁以下如大夫之服以儀禮士冠士喪考之則皮弁之上有爵弁以司服考之則皮弁之上有韋弁今特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何也皮弁之用多于爵弁韋弁也蓋人為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　宋兩朝輿服志曰皇祐三年詔問冠韋弁何服所執何玉太常禮院奏謂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韋

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孔穎達以韎蒨染謂以赤色韋為弁杜佑通典韋弁之制晉以韋為之頂少尖宋因之為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後周巡兵即戎則服之自此以來無復其制三禮圖韋弁服王及諸侯卿大夫之兵服天子亦以五采玉十二飾之詳此則韋弁服蓋天子諸侯卿大夫臨戎所通服古者非祭祀朝聘會同不執玉今韋弁既為戎服於經無執玉之

文而三禮圖繪為執玉一時之誤不足據也

弁二

原左傳曰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予予賜汝孟諸之麋 又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文子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增系本曰魯昭公作弁宋均曰制素弁也 漢書曰韓延壽為潁川太守令學校官諸生弁執俎豆 魏志

曰帝以楊彪故漢太尉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宋書曰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弁　隋書曰新羅嘗遣使朝貢李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像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　孔帖曰唐甄濟有詔贈秘書少監濟子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若甄生弁

冕不加其身禄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

弁三

增啓書 執惠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又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注云惠三隅矛上刃刃外向也堂廉曰戺 原麟韋 象邸漢書曰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冠麟韋之弁下詳弁一 又魏臺訪議曰五采玉一玉有五色者也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柢如魏武帝所作弁柢也凡有笄無纓 騏文 鹿章詩曰淑人君子其弁伊騏毛萇注曰騏騏文也 白虎通曰上古質先服鹿皮取其文章也 加首 會髮

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詩曰有斐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注充耳謂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石弁所以會髮　告朔　視朝以家語曰諸侯皮弁以告朔于太廟平旦然後服之視朝周禮曰視朝則皮弁服鄭玄注云視外朝之事　增玉飾　牙簪五經通義曰皮弁冠前後玉飾　又曹褒曰天子弁以白玉飾　隋書曰何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稠謂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　神弁宮娉　赤弁丈人鄴中記曰石季龍宮娉數十盡著皁構頭著神弁如今禮先冠　古今注曰蜻蜓一名赤弁丈人

增突弁詩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瑱弁詳弁二　又文選詩曰中坐溢朱組步櫚蓮瑱弁

璿弁漢張衡西京賦曰璿弁玉纓遺光儵爚　側弁詩曰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原

頍弁詩曰有頍者弁實維伊何　載弁詩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　眡朝服弁服詳弁三

兵事韋弁服　凶事服弁服　弔事弁經服周禮曰司服掌王之吉凶服凡兵事韋弁服鄭玄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也眡朝則皮弁服鄭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也凡甸冠弁服鄭云甸獵也冠弁委貌也其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凡凶事服弁服鄭云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凡弔事弁經服鄭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

幘一

增釋名曰幘賾也下齊眉賾然也　原應劭漢官儀曰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按董仲舒止雨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由是言之知不著冠之所服也　又曰謁者著緗幘大冠　增通典曰未冠童子幘無屋者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示尚幼小未遠冒也　漢輿服志曰古者有冠無幘秦加武將首飾為絳幘以表貴賤後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結之施巾連題

郄覆之至孝文乃髙其顏續爲之耳崇其巾爲屋貴賤皆服之　又曰凡齋用紺幘耕青幘秋貙絲幘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郊廟則黒介幘　傅暢晉公卿禮秩曰中書監令著介幘　晉書曰救日蝕文武皆免冠著幘對朝服示威武也　晉東宫舊事曰太子衣冠有空頂幘　唐六典曰乗輿之服有黒白幘　合辟曰唐制平巾幘者武官衛公子之服也黒介幘者國官視品府謁府國子太學生四門生俊士參見之服也介幘者流

外官行署及三品以下登歌工人之服也緑幘者尚食局主膳典膳局典食太官署食官署供膳奉觶之服也

幘二

原左傳曰齊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皙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　蔡邕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尚無巾王莽無髮乃施巾故里語曰王莽禿幘施屋　增後漢書曰劉盆子探

得符後棄之復還依俠卿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幘　原

東觀漢記曰光武初興與諸李市弓弩絳衣赤幘　增

又曰詔賜段熲赤幘大冠一具　又曰馬援初見帝令

中黄門引入上在宣德殿南廡下坦幘坐援曰陛下何

知臣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　原又曰馬援外類倜

儻簡易而内重禮事寡嫂雖在閫内必幘然後見　增

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劭知人入幘肆拔樊子昭　原

又曰梁冀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埤幘狹冠　增

周遷輿服雜事曰漢桓帝延熈中梁冀誅後京師作幘顔短耳長短上長下以為服妖　漢獻帝春秋曰孫堅屯七梁東為董卓所攻衆少而不敵與其驍騎潰圍得出堅常著赤罽幘卓騎追堅堅脱罽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堅從間道得出　英雄記曰公孫瓚字伯珪為上計吏郡太守劉基以事公車徵伯珪構衣平幘御車洛陽身執徒養　魏武遺令曰吾有頭病自先著幘幘乃大服如存時勿遺　于寶搜神記曰昔魏武軍中無故

作白帢此喪徵也初横縫其前名之曰顔㡌永嘉中乃去其縫名無顔幘其後二年四海分崩下人悲歎無顔以生也 呉書曰顧悌字子通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令妻還貞潔不黷如此 晉書曰庾敳字子嵩性儉家富劉輿説東海王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敳敳頽然已醉幘墜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與於是乃服越甚喜 又曰陶侃如厠見一人

朱衣介幘曰君當為公位八州都督　又曰易雄字興長長沙人也少為縣吏自念畀賤無由自達乃脱幘掛縣門而去　晉書要事曰哀帝隆和元年太學博士曹宏之等議立秋應讀令不應著緗幘改為素　晉書漢注曰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　宋書曰檀道濟數拒魏有功及誅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脱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齊書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宛朐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為上

虞令有鄮氣會稽太守孟凱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幘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北齊書曰平秦王歸彦額骨三道著幘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後歸彦竟反云

幘三

增助陽　迎氣摯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皆著赤幘以助陽也侍臣皆赤幘帶劒　輿服志曰迎氣五郊其著幘皆各如其色從章服也　施屋　垂干上詳幘二曰虎賁羽林　通典郎將

皆赤幘陛衛垂干

見漢　如吳　光武紀曰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服赤幘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陸雲與兄書曰一日案行視曹公器物有一介幘竟如吳幘

承露　墮花　揚雄方言曰覆髻謂之幘又謂之承露皆趙魏之間通語也　宋蘇軾詩曰起舞花墮幘

貂蟬綴　翡翠為　劉楨答魏文帝書曰南服之金登窈窕之首貂蟬之尾綴侍臣之幘　通志曰交趾蒼梧俗以翡翠為幘

隤然岸　今已投　詩曰隤然岸巾幘下詳幘二

原吉日進御　東耕改服　蔡邕雜章曰陛下今月吉日加元服進御幘臣等不勝凫藻謹奉牛一頭酒九鍾　趙書曰裴憲撰東耕儀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耕儀親耕宜改服幘

增笑詠

如常　朝野爭效　晉謝奕安之兄桓温辟為安西司馬在温座岸幘笑詠無異常日　南史曰王儉監試諸生巾卷在廷劒衛令史儀容甚盛儉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爭相倣效　没杯皆沾　涉水悉濕　魏太祖為人佻易無威儀每與人談論戲弄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汚巾幘　裴啓語林曰晉明帝少不倫常微行諮奐人以衣幘迎之涉水過衣幘悉濕元帝已不重明帝忽復有此以為無不廢理既入幘不正元帝自為正之明帝大喜　因醉墮几　因逼委地　上詳幘二　朱桃椎澹泊絕俗被裘帶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鹿幘鹿鞾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

幘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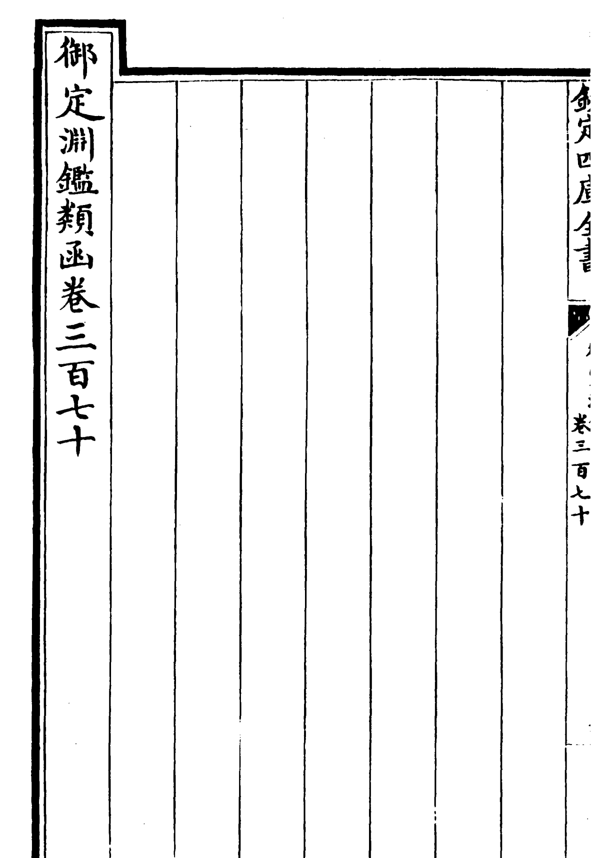
原緑幘蔡邕獨斷曰漢武帝從館陶公主飲董偃緑幘傳鞲伏殿下乃贊曰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　紫幘錄異傳曰馬成病死已一日半復得生云上天見一人著紫幘而坐　黑幘謝承後漢書曰巴祇字敬祖為揚州刺史黑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澡墨傳而用之　赤幘詳幘一幘二幘三又杜甫鷄柵詩終日憎赤幘又小說空宅有怪或居之中夜有赤幘而來乃老雄鷄也　增

墨幘晉官品令曰太傅進賢兩梁冠墨介幘　絳幘何丈一吏見高冠絳幘者掘西壁下得金三百斤又唐詩曰絳幘鷄人報曉籌　取幘謝安為桓溫司馬溫詣安值其理髮吏取幘溫曰令司馬著帽進見重如此　受幘東夷高句麗漢時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　納言幘唐六典曰晉氏尚書令納言幘　童子幘詳幘一　原謁者著緗幘詳幘一

謁者持赤幘益部耆舊傳曰何汶字景由為謁者持赤幘同僚問之曰日當食至晡日果食

從者白衣幘後漢書曰成帝鴻嘉永平之間好微行時出遊從期門郎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人少五六人皆白衣幘

力士黃衣幘又曰王莽造華蓋九重駕六馬力士百人皆黃衣幘輓之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